

心灵 **火花**

火柴天堂

■张金刚

一滴球形红磷,一根方棱木棍,构成一枚火柴。一枚枚簇拥着躺在长方纸盒内,貌似乖巧、安静,却有着火热、激情的梦。火柴盒一推一拉,抽出一枚,在黑色磷片上一划,嗤地擦燃,扑地一闪,一簇灿然的火焰,瞬间点亮了黑暗、送来了温暖、引燃了希望。

火柴,是王愿坚笔下红军战士的信仰之光,是安徒生笔下小女孩的幸福之门。于我,火柴相伴的岁月,却是永远的快乐天堂。

那盏亮在童年夜里的煤油灯,一直闪耀、跳动,如初心不灭。晚饭吃罢,方桌摆上炕,煤油灯出场。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窗台上方正小巧的火柴盒,在胸前“哗啦啦”一晃,嗯,火柴还不少!抽一枚划燃,瞅着火焰由小苗到茁壮,慢慢吞噬火柴棍,映红我稚嫩的脸庞。待到火柴燃烧殆尽,拇指食指有了灼热感,才不舍地引燃灯捻,照亮满屋,摊开书本,写字读书。

闲庭 **随笔**

乡间小满

■黎洁

麦粒初黄,稻花始香,进入小满,似乎就已经有了一种获得感,多了几分可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乡下有谚语云:“小满不满,干断田坎”“秧奔小满谷奔秋”“立夏小满正栽秧”。

忙,是小满必不可少的节奏。栽秧,可得赶紧了,再不栽,秧子在秧田里就分蘖拔节了,等那时再栽出去,还能收几粒谷子呢?小麦,正是灌浆的时候,得抓紧最后一次防病治虫了,再怠慢,那麦子真就灌不满了。油菜籽得抓紧收了,否则菜籽就撒得满山满坡都是,变霉变烂生了芽收不回去了,一切都白干。养蚕,更得抓紧了。相传小满为蚕神诞辰。蚕是娇贵的“宠物”,很难养活。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代把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天物”,期盼养蚕有个好的收成,人们常常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祈蚕节。这节日,也就在小满前后。

栽秧、管麦、收菜籽、养蚕,小满一到,哪一件事儿都耽误不得,这是乡下人千百年来一直坚守的最朴素的道理。

“小满小满,麦粒饱满。”记得小时候,小伙伴们最喜欢在这样的時候结伴来到田间,摘下饱满的麦穗,一搓一揉一吹,一小把黄中带绿的麦仁就放到了嘴里。嚼一口,嫩生生、肉筋筋,甜丝丝中带着清香。

小满时节,也是播种的时候,“小满芝麻芒种豆,秋分种麦好时候”,芝麻就是小满时下种的。小满还是收获的时光,“小满见三鲜:黄瓜、樱桃和蒜薹”,此时的黄瓜顶花带刺还沾着晨露,在初升的阳光里采下,最是鲜嫩爽口,而那“雨余红更娇,深巷卖樱桃”的一声声叫卖,在一碧如洗的芭蕉窗下听来,是多么诗情画意。“小满桑椹黑,芒种小麦割”,一想到这句话,那紫黑色的清甜可口的桑椹和那一去不返的摘桑椹的金色童年马上就出现在眼前……

田野里,小麦经几场雨水,愈加青翠油亮。枝头的麦粒饱满而有弹性,沉甸甸的。早晨的阳光温和地照在枝头,这时,阳坡上的麦浪渐渐泛出了隐约可辨的微黄,但离成熟还缺一段阳光和风雨。

其实,我们都在为“小满”而奔忙着。小满一词,虽为节气,但用于比喻人生,亦为巧妙。不满,则空留遗憾;过满,则招致损失;小满者,满而不损,满而不盈,满而不溢。小满,是季节,是时令,更是未来。

煤油顺着灯捻悄悄上输、发光,知识跳出书本慢慢丰富我的学识,一夜又一夜。劳累的父亲,斜靠在被子上,捏着火柴梗,享受地掏着耳朵,不时咳几声;母亲借着闪动的灯光,纳鞋底、编草帽、缝衣裳、剪窗花,默不作声。有时,父亲会喊一声:来,给爹点支烟。我麻利地划着火柴,凑前点着爹早已叼在嘴里的大叶烟卷,爹吧嗒吧嗒抽几下,顿时烟雾缭绕。有时,母亲也会喊一声:来,给读段课文。我用火柴棍挑亮油灯,郑重其事地捧着书本,朗读起来;母亲边忙边听,津津有味。烟卷味、煤油烟虽熏得眼睛模糊、鼻孔乌黑,却依旧温馨、难忘。

一日三餐,火柴是率先登场的角儿。有时,母亲备足了食材、抱来了柴火,捏起灶台一角的火柴盒,却发现火柴用光,东找西找,家里全无。不由一急,大声喊我:快,买包洋火去!我“噔噔噔”飞跑,喘着粗气从小卖店买回一包蓝纸包装的火

柴。母亲长舒一口气,划燃火柴,点旺灶火,炊烟袅袅,饭香升腾。小小火柴,令干枯的茅草、秸秆、树枝与生冷的清水、蔬菜、肉蛋、米面,完美嬗变,成为营养可口的家常美味,滋养一家,延续生命,这是何等荣耀与神奇。

有时,小伙伴们会偷偷揣着火柴,将“厨房”移到野外。颗粒饱满、一掐溢出白汁的嫩玉米,黑了叶子、撑破地皮的红薯,钻在土里、成熟硕大的土豆,遍地的花生、满树的核桃,早已令我们垂涎欲滴。避着大人,采来硕果,在河边、地头,垒起石灶或挖好土窖,架起柴草,擦燃火柴,双手捂住以防风刮,点燃、吹旺、烘烤,便可静等天然野味烧烤出炉了。大快朵颐后,一个个成了花猫脸。下河洗涮,运气好的话,还可摸到草鱼、田鸡,继续烧烤,优哉游哉。

玩是童年的主题。废旧的自行车链条、辐条螺帽、轮胎皮带、粗细铁丝,经小伙伴们的“传帮带”,总能制

作出精巧好玩的手中“神器”——链条火柴枪。装上火柴红磷及火柴棍,扣动扳机,伴着响亮的一声“啪”,红磷燃烧起来,火柴棍飞出,心也跟着飞扬。过年时,白天揣着鞭炮和火柴走街串巷,放炮疯玩,只有晚上,才“得空”遵照母亲的吩咐,划燃火柴虔诚地给先祖点烛、焚香,才安静下来,若有所思、生了心事。

打火机大行其道的今天,火柴日渐消失,当年最火的“泊头”国货老品牌,也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好想再次推拉开小小火柴盒,划燃火柴,点灯、煮饭、烧烤、打枪、放炮,重回与火柴相伴的快乐天堂。可这一切,一如那一枚枚火柴,擦燃自己,烧至灰烬,永不再来,惟留记忆。

因了火柴的命运,乌克兰一位设计师,设计了一款火柴日历,每过一天,就燃掉一根,看着“昨天”在眼前消散,是否应该更加珍惜“今天”,让每天都要发光发热好好过,都要值得铭记、如在天堂。



风物 **杂谈**

古画里的烟火繁华

■邱俊霖

说到摄影,现代人都不会陌生。其中的许多摄影爱好者对“都市摄影”偏爱有加。所谓“都市摄影”,就是将一座都市里的不同景致或者稍纵即逝的美好景物转化为长久的视觉图像,让人们可以通过不一样的视角来欣赏这些都市美景。实际上,“都市摄影”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古人虽然没有照相机,却有笔墨纸砚,他们同样喜欢将都市里的繁华景象“拍摄”下来。

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都市摄影”作品当然要数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这幅画卷生动再现了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都市景象,也让千年后的人们能够看到北宋都城的繁华面貌。

《清明上河图》开创了以长卷艺术形式为都市“摄影”的先河,许多后世画家争相模仿。比如宋元时期,便有未知名的艺术家为当时的大都市杭州创作了一幅《西湖清趣图》,虽然从艺术角度看,这幅作品的“摄影”技术一般,但可贵的是为人们展现了约800年前杭州的环西湖都市景致。

明朝中期画家仇英很爱“都市摄影”,他曾为当时的南京创作了一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描绘了三月庆春的活动场面,画面由郊区延伸到城市,城里百姓的庆春活动十分丰富,街道上都挤满了看客,生动地展现了明代南京的繁荣景象。而

在画卷最后的明故宫处,仇英也和今人一样进行了“修图”,其中的殿宇楼阁金碧辉煌,在烟岚雾霭中若隐若现,令欣赏者感受到了它的巍峨与壮丽。

同样是在明代中期,还有一位画家为当时的京师——北京创作了一幅《皇都积胜图》,图中展现了从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起,经郊区、城市再到北郊以及居庸关附近的景象。透过画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明代北京的都市情景。

到了清代,甚至出现了专业的“都市摄影”,盖因康熙曾六下江南,于是让当时的画家王翬等人将他“打卡”的地方都“拍摄”下来,才有了《康熙南巡图》图卷。乾隆登基之后,也学着他的爷爷下江南,而且也让宫廷画师徐杨绘制了《乾隆南巡图》,这些画卷场面浩大,气势宏伟,真实展现了清代运河沿岸都市的繁华以及风土人情。

徐杨完全称得上是一位都市摄影的“发烧友”。他曾为当时的北京“拍摄”过多幅作品,其中著名的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京师生春诗意图》等,其中《京师生春诗意图》尤为特别。

徐杨在《京师生春诗意图》中大胆借鉴了西洋画的绘制方式,将中国传统散点透视画法与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相结合,并采用鸟瞰式构图方式从正阳门大街向南向北层层展现当时的京师面貌,

图卷宏大壮丽,将当时的京师皇城绘制成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

要是说起明清时期最繁华的都市,苏州绝对是其中之一。早在明代,仇英便模仿着《清明上河图》为苏州创作了一幅“仇本”图,将明代苏州繁盛的集市贸易、鳞次栉比的商业店铺全部浓缩在了他的长卷中,再现了明代苏州的繁华景象,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明代大都市苏州的独特风雅。

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徐杨自然免不了要为苏州创作“都市摄影”。据说,徐杨曾用了24年时间将当时苏州的繁华全部“照”了下来,作品就叫作《姑苏繁华图》,这也是徐杨最负盛名的作品,整个画卷气势恢宏。有学者曾统计过,这幅画作中有12000余人,近400只船,50多座桥,200多家店铺,2000多栋房屋。整个苏州城郊百里的风景和街市的繁华景象都跃然纸上,当时苏州的物产之富饶、百业之兴旺一览无余,同时也令人惊叹不已。

如今,智能手机的存在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将身边的美好景象记录下来,但古人的那些“都市摄影”依然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眼光。虽然千百年过去了,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代那些都市里的烟火繁华。

人生 **行板**

那是个有着上百户人家的村子。房子是房顶平坦的土房子,每家院子连在一起,有一架铁梯子长年累月靠在房檐上,相熟的邻居常通过爬上梯子、越过院子的方式到彼此家里串门。一开始这种奇特的交流方式让我很惊讶,但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

青藏高原的气候很特别,平时很少连着几天下雨,大多是突如其来的暴雨,匆匆忙忙地下几分钟后又艳阳高照。冬天大雪纷飞时,大伙儿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爬上房顶扫雪。因为那种土房顶最怕房泥泡湿漏雨,所以每每大雪过后,房顶上总会有窸窸窣窣的扫雪声和欢歌笑语。

雨后初晴的日子里总会看见房顶上有人拉着石碾子来回走动的身影。原来,为防漏,村民们每年都要给屋顶重新上一回泥。拌上麦草的泥,需用藤条编织的小背篓背上房顶,铺平后用圆石碾子在房上来回滚动碾压。虽然是土房子,但有了砖柱和雕花木柱的映衬,显得十分好看。

青藏高原的气候有半年时间得靠生炉子取暖,每家都会有一个烤箱或大炉子,长长的烟筒伸出房檐,且窗子都是双层保暖的,有老人的人家还少不了大火炕。一般人家都会将烤箱或炉子靠近炕头安放。每天早上,捅旺炉火,在炉子上炖上奶茶。洗漱后在炕桌上摆上一大盘油炸馓子或蒸馍,每人一碗奶茶,炉火烧得旺旺的,热腾腾的茯砖奶茶有了盐巴花椒的辅佐更加咸淡可口,就着馓子或馍,美美的一顿早餐让人垂涎。有时也会炒一锅洋芋丝,每人一大碗。那里的人们晚饭必定要好好做,不是做拉面就是烩臊片,好像每晚不吃一顿面食这一天都没吃过饭一样。

因有半年时间在过冬,那里家家秋天都会腌酸菜。自己种的红萝卜、大头菜、大白菜,再买些辣子,洗干净拌匀,然后在大缸里一层盐巴一层菜丝,密密地一层一层压满,最上面放上一块大青石。这些菜是每年冬天每户人家主要的蔬菜。那里的人家每年都会喂养一头猪,一到腊月初八后就会陆续宰杀,切成块挂起来慢慢吃,一直会吃到来年端午前后。

每到腊月,村民还会在院子里用麦草在铁制的小焐锅里做焐锅(一种馍)。将红曲、姜黄和香豆一层一层卷入发好的面团里,揉成小圆柱。放入小巧而厚重的焐锅里,然后放在早就支起的一排铁架上,上下都围上干麦草,点燃慢慢烘烤。一次放五六个那样的小焐锅,一边干着家务一边不时添着麦草,掌握着时间、火候。半个多小时后用铁钩拉出焐锅,打开盖,外脆内软、绽开如花、色泽艳丽、异香扑鼻的焐锅就呈现在眼前。这种特制的焐锅是过年走亲访友时最好的礼品,几乎每家都会做,大小色泽不一,很考验主人的厨艺。

那里民风淳朴,人都朴实厚道,没有太多的客套。记得那年盖房子,族里的众多邻里纷纷帮忙。由于气候原因,那里一年只能种一次庄稼。种春小麦、油菜、蚕豆或洋芋,生长周期达五六个月。一年一成的庄稼,让人们似乎不用太着急,只要四平八稳地随着节气播种、收割即可。

村子后面的阳山上有零星的山地,阴山是满山的马莲花、黑荆及零星的长不高的白杨。村子对面的东峡河,汹涌澎湃。河堤两岸是一片片白杨林。白杨树是那里最常见的树种,高原寒冷的气候让白杨树叶比内地的要小许多,但适应了高寒气候的白杨树每年开春总会郁郁葱葱地点亮空旷灰暗了半年的大地,让人感到生机勃勃。

那里春天来得迟,五六月才春暖花开。甚至有时大地已经绿意盎然了还会突如其来地下一场雪。五月飞雪压在郁郁葱葱的白杨树枝头或满园的刺梅石榴花上,白雪绿叶红花,分外妖娆别致。

播种农闲时,我常常一个人爬到半山坡,坐在满是马莲花的草丛里,看坡下那片村庄房舍。男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向阳的地方慵懒地晒太阳。村口那棵高大粗壮的老杏树开满粉白的花朵,每家庭院都是各种鲜花和嫩绿的蔬菜,低矮的土门院墙与土房顶连成一片,与周围的土地浑然一体。山坡上有牛羊马儿在自在地吃着草,清爽的风儿懒懒地吹过,带着一丝丝凉意。几朵雪白的云在蔚蓝天空飘浮着,低垂得仿佛就在眼前。我静静地享受着这里的慢节奏、慢生活,这种远离纷争、喧哗的宁静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放松和惬意。

那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小村庄,你还好吗?

青藏高原上的小村庄

■贾炳梅